



河南府志

ル 5
1546
20



1846
20

1546
20

河南府志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十五

墓誌銘二

种世衡墓誌銘

宋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
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
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
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

粟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寇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忍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

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於麾下與之衣物繒采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譌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譌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苟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譌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譌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喧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三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

歸者半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伏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於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予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爲孽寢及於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歛之兵遂不至夏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

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
一葬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
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
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
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右司諫直昭文館累遷
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
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
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
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
者姦利事露逃之通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
從所坐杖脊於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
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
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鉞戎軍環
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於君復欲以賄汙
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
爲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弟世材以一官讓
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於朝授衛尉丞
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棻皆言君

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鄴交辟改
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
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
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
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日詰文雅純
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日診試將作監主簿日詠
同州澄城尉日謚郊社齋郎日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
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
幾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敵誅握兵用事二三人
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
銘曰

嗚呼神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
伸還自瘴海試於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寇之患又邊
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

子孫孫

文正公集

河南尹君墓誌銘

并序

宋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
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

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舉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歷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怪其所論特竒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渙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于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維壽維夭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夭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耶胡爲而然

安陽集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

論文章博學強記皆以過人而師魯有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員外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覓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

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
 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
 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
 標名材名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陷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書無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
 其所論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
 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

果可嫉其如斯

文忠公集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
 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
 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
 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
 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
 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
 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
 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
 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

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几而坐頓稚子在前無堪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

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同

呂獻可墓誌銘

宋司馬光

呂君諱誨字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郎知翼城縣徙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監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竟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閹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眾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同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

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瘖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竒多變更

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援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
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
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
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
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
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宮又乞致仕許之
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
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
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于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
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
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
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
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
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
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
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
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
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墮焉晚年病卧洛陽
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
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

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
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
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
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玉簿次日由聖由禮由
誠皆將作監王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
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
日葬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
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
乎張曰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
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
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
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傳家集

邵天叟墓誌銘

宋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
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
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
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
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
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

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爲一篇先娶李生子雍卽堯夫也再娶楊次子睦舉進士孫三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自撰墓誌

宋程珦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適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黷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

陵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于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仕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天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易旻曩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旣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

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

遷官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

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二程全書

程伯淳先生墓誌銘

宋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太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

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

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贄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孤寡老疾者責親黨使母失所行旅出於其塗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醜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隣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

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與利之臣曰進尚德之風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曰君以忠信言旣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

昉爲外都水估勢凌茂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一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獲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可

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敘年
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
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
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
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
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
畿縣民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
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于是惠
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
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
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隣邑令遽自陳穀日
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
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
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
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
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
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
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
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
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

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近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恩改承議郎召爲中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

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珙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王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定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

寓止焉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
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遂
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爲益良厚
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敢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
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于正雖
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宋文選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宋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
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
昔先生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
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
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
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
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
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
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
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
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

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
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
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
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
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
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
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裘襪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
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
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
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懼
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
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
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
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
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
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
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

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
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
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耐於先榮實其終之
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
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
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程殿丞墓誌銘

宋程顥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士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
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

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
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
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
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
荆南監利尉卽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
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
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
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
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旣而同
守者皆論功焉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

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慈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季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熙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卽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饒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為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顓曰顓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張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先塋之次某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志既又系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

斯言不泯

程書

程郎中墓誌

宋程頤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時先少師以
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媿曰清河太
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
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邇公卽尚書之仲子母曰孝
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
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
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
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彊
獨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
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
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
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
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謁審官吏謀去
公以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賄狀
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
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
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
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
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
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

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歛戢就法度內臣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謹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姦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還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丁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辯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寃故前所泣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塗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寺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

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
 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
 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
 吾死慎勿為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
 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
 鄉耐於先塋且令某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上

程邵公墓誌

宋程顥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
 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鄉祖塋之
 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
 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
 言也或受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
 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
 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
 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
 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
 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
 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
 於常人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
 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

文為已任嘗思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見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墓日之迫刊刻之不暇惟砂書於塋以誌同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宋程頤

叔父名琬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通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薨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已生事伯兄邱嫂如父母與人接傾心腑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肯變人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大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授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

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為眾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
 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年五十始
 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
 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追
 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適承議郎劉
 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日顯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
 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
 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祔
 先塋孤侄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間言仕
 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程書

朱給事墓誌銘

宋 范祖禹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氏
 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
 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
 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文潞公舉應制
 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為修武令邑有牧地民
 久侵冒轉易皆為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科總四萬餘石公
 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宅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

不答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
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
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
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
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發
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
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肅公
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
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
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
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
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
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
密勿啟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
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
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
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
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
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
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土䟽論修德應變乞戒

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
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
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
三月辛丑晦以疾卒於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
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間
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修身
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毫人懷其德爲
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
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
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
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賙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
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
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
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
見不善如避水火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
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
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
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塋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
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

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則史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卽永固其藏

范太史集

劉博士墓誌銘

宋李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左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太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隱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

學懿行君子為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且今為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

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
勾稽公厨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
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
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
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
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
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
遣通判弼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
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
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

見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
時及於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
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卽原
先塋之次其卒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
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旣病與予言曰每瞽悶時正心端坐氣
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
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
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大夫君平
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啟手足自盥醜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
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

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淳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述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優師志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黃庭堅

君諱涓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資孝友致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爲子爲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可君年最少事之盡其歡初仕爲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爲臨潁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興佐使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飛烏縣值元祐初改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凡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戒吏具戶版等色而虛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睟相視而定飛烏於梓潼

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網居一州之半君盡得宅邑之財力請均城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之二去而民悉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議郎致仕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育之女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曰男一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佾君卒後某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洛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弟汲狀君之行事來請銘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弟于將發剛斷蛟刺犀揚于帝庭君有家法其錄其斧小試則然而命

不偶我銘其瑛以怨坎填

山谷文集

尹君墓誌銘

朱文煇

君諱楫字濟川姓尹氏贈工部侍郎諱文中之曾孫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舒之孫進士諱渭之子少業儒舉進士不中年二十四丁父憂遂不復為進取計治生奉母能循家法處里閭未嘗妄交宗族不以親疎為間一以盡恩義崇寧丙戌二月庚寅母張夫人棄養以哀毀浸淫成疾越明年實大觀元年七月九日卒享年四十九卒之前五日呼諸子誠飭曰汝等事母敬順兄弟愉怡我死不忘吾言足矣煇適視疾至卧內問起居狀語煇曰死生有命無足道者然我得罪天地

喪吾母未克襄事其將奈何悲恨填臆泣數行下焯立側不忍視噫其可哀也已初娶張氏左中散大夫仲容之女再娶王氏殿中丞綬之女子男四人黠熹黠女一人孫女一人尚幼黠等卜以其年九月庚寅葬河南府壽安縣連理鄉任范里先塋之側夫人張氏附焯君之從姪也不幸生五歲而孤與叔父居處相隣無旬浹不見顏色年浸長叔父事無鉅細必以見謀今墓矣不誌其墓曷紆余悲故不敢以鄙陋辭泣而為銘銘曰

不忘交遊足以見君之行臨終之言足以觀君之志嗚呼吾叔父其已矣夫

尹和靖集

終

河南府志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十六

墓誌銘三

附祭文

監察御史閻禹錫墓誌

明 白良輔

道無二致學本一家自章句科舉之學與性理之學判為二途學既為二則心之於道也不能無隱顯之異其於文也亦不能無純疵之別况措諸事為能無公私大小哉秦漢而下儒之明斯道也鮮矣吾洛自程氏兄弟倡學之後僅見閻先生子與一人先生天性穎悟日記數萬言父諱端贈監察御史承樂丁酉中河南鄉選第一官教諭卒有賢聲母王氏贈

太孺人姚姚慈惠先生本家庭之訓惟恐自失余少與之友
獨許其讀易能知四尚之旨可傳聖賢之道故六經之言賴
之以明一時鄉士子弟亦因得所啟迪焉先生字子與一字
有賜領正統甲子鄉薦走事河汾薛文清公瑄後明古今散
同之言合爲一家正大之論乃採集諸儒論易得失而裁正
成書目曰周易詳說集晦菴要語編次二程文集太極圖有
說孫武子有解上而天文有以究其隱顯下而地理有以燭
其幽明讀天下古今之書悟紀綱造化之妙闢異端息邪說
尤其首事也先生之道如江漢浩浩無涯隨流而皆盈司訓
乎昌黎開州也振鐸有方贊錄乎太學也循循不怠尋陞國
子監丞重抑奔競左遷徽州經歷大毀淫祀庚辰大臣交薦
天子詔爲監察御史領北直隸提學事先生益以忠肅修於
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飭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及手
訂太極圖說板行以示諸生蓋欲學者知萬物各具一理萬
物同出一原而不可徒事乎章句也歷官中外二十餘年仕
不忘學士大夫出自門墻有聲者濟濟焉兼前後建明時政
累千萬言雖一時忤朝議外補旋即詔還先是丁太孺人憂
廬墓側哀毀者三年有白蟻穴聚之應有司以上聞詔旌其
門先生素無恙一旦以痰症卒於官實成化十二年十月二
十八日也年五十有一卒之日含具歛襲悉資之都里公卿

大夫車馬弔送遠近弟子奔走會哭者莫不失聲配馮氏封孺人子四曰效瀉書木木爲郡庠弟子員女二長適太學生畢宗義次與孫女俱在室孫男二茂龍尚在齶嵐嗚呼先生之學精深性理道本孝弟充周而無窮惜乎天奪之壽位不稱德澤不大施識者恨之曰天乎何斯人而止於斯乎其子效等謀擇日歸葬耐之先塋卽山之麓前刑部員外郎薛襪進士喬縉重述先生之行實以良輔爲知先生深各以狀屬余故爲撫先生行實之大者用刻諸石誌諸墓以詔後人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王公墓誌銘

明郭朴

嘉靖辛酉十二月十三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王公以疾卒于位訃聞上震悼下禮官議卹典贈公太子少保諡襄毅遣行人護其喪歸葬河南勅有司營葬域賜諭祭自始喪至封塋凡幾壇蓋公以忠勤受知上久故恩禮特隆異焉先是庚戌鹵乘塞埤之不戒直闖近郊羣議大擾上歷選在廷大臣可以批糾紛持大計者公遂以吏部左侍郎巡視九門迺疏五事以請陳營兵郭外啟門納四郊避寇者城中嚴兵內城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部政提團營又上六議極論營務積衰之弊與作新之宜上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臣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邊將選

而戎政駸駸然改觀聽矣上益知公才任大用遂特命公爲兵部尚書于是一中外皆屬目公公亦以安危爲己任乃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虛聲矜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睚眦朝著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可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爲朝廷喜而諸厚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公言且念其戡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上曰叅戎重寄非王邦

瑞不可乃詔卽其家起之蓋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上所眷憶如是故其卒也尤軫痛之而贈卹有加焉公諱邦瑞字惟賢別號鳳泉河南宜陽人也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宏遠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久暫鮮毫髮出入者言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諸口至臨大節建大議衆所喁喁挺然諍之而不疑蓋古之所謂剛毅人也弱冠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材賢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南京吏部文選郎中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以註誤謫山東濱州知州復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內道平反八年寃獄人

稱神明陞本司副使整飭固原兵備居祖母憂復補陝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士喜其再至益興於學陞陝西布政司叅政丁母憂服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京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庚戌陞今職公幼穎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釋卷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革繁畧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爲文能發心所欲言者頃刻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以才選儲禁林迨守三州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爲務至以其俸入易經史百家之言貯之學宮視學政時則又勸正學書院其性尚固然也其爲政雖和

易坦直至於鉤校欺漏剗剗豪黠又不爲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姓滁州指揮徐爵及涇陽之孽令張某者寧迂臺臣之意雖反三不爲移判故所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復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非爲諸生屬山東盜起卽上安剿十四事河南守河南守喈曰異哉洛陽少年迺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公視西師劉公固自偉人見公大加器重延之幕府每事朝夕諮詢詳安夏錄中時涇邠巨盜李孟春等流劫河東河西東西莫之撓也公至則芟夷之無遺類民用大靖公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畧顯自茲始迨寧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歲爲常公旣內治嚴又

能招攜鹵黨刺鹵中事甚悉每有先事備鹵嘗乘冰一入輒失利遺其酋而去去不敢輒近塞者終公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公故庚戌之變衆籍籍惟公是賴上以僉謀用公用則有奇偉績特注念焉其嚮用公銳甚而公遽不起生於宏治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先世山西夏縣人自其高祖貴始徙宜陽曾祖璘華亭縣丞祖臣壽官父謨贈奉政大夫南京文選司郎中母屈氏封太宜人皆以公貴公內行純備事親養致敬喪致哀凡冠婚葬祭咸稽諸禮爲鄉人所宗公初配冀氏封宜人繼配李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正國登進士歷都給事中通政司叅議正直縣學生正方正大正修女六人長適庠生李時聘次適按察司僉事溫如春次適舉人吳三聘次適庠生蔡承進次適舉人許佃一幼未字孫男一隨麟女一許字劉紹第叅議君卜以壬戌十二月二十日葬公泰山勅建新兆與冀宜人同窆乃以少宗伯高公狀徵余銘銘曰

節矣嵩岡其下維洛翊運降神哲人是作馭電鞭虹雄飛域中秋峰孤拔朝旭冲融公在邊陲爲國貔虎野不告烽士歌于伍公在朝廷爲國釣石殿彼拒攘藉之衽席帝簡康猷本其是崇繫惟旦夕百載之功帝念舊德咨爾保釐豈不遐遠十年之思方駕通莊中道而息都人皇皇帝心載惻爾祀爾

域爾贈爾諡天寵則多赫于有位維公之純誠維帝之明維
萬年不斃視此刻銘

郭文簡文集

戶部侍郎贈尚書諡恭敏董公墓誌銘

明

王正國

萬歷壬辰春正月二十一日戶部左侍郎董公卒於洛計聞
上愍悼賜諭祭勅有司營葬域悉如禮先是公撫甘鎮念母
太淑人在洛乞歸不許陞南少司空會閩邊使薦公軍功蒙
恩賚白金文綺加贈封二代時太淑人年及耄公殫將遠再
疏陳情特允侍養居四載太淑人以壽終公請卹予祭葬哀
毀三年方禫聞南少司徒之命公疏辭不獲抵任不幸長嗣
春元病歿官舍公過慟引疾又不獲強起視事握筭布條督

理負餉給于額勞瘁增劇時國計告匱廷議借公籌改戶部

右侍郎尋陞左公取道還里冀攝起圖後効而醫竟罔功惜
哉公諱堯封字淑化別號李村先世河南裕州人五代祖諱
成徙洛陽占籍高祖福曾祖奉散官祖志道父智祖父俱贈
南京工部右侍郎祖母殷氏贈淑人母陳氏累封太淑人公
以嘉靖丁亥十二月二十九日生陳夢有鳳降於庭稍長則
端穎不凡八歲授易輒了大義二十舉於鄉太守楊公額其
門曰洛陽才子癸丑成進士筮仕廬州府推官卓有明恕聲
諸臺剡薦繁二十餘考最得貤封二尊人丁巳徵爲山東道
監察御史始巡宣大邊已按四川父憂奔里起按順天晉光

祿再按蘇松奉簡使者五成挺然以振肅風紀自任如宣大總督王某兵備路某侵軍儲入賂張公首劾罷之尤條草太平宴等六事以善其後入蜀會撫臣以督責三殿大木過急地方騷動爲亟疏其苦狀而先請擇人任事其困始甦及癸亥初冬辛愛把都兒入犯郊圻肅廟震驚旦夕倚公密疏以爲安事寧有失事叅將馮某以善結中璫得從輕典卽上杜欺玩等六事又上計處邊儲等六事併督修畿輔壕城五事咸當主心而中機宜一時臺名藉甚肅廟知公以此而簡臯蘇松有自也始蘇松投靠積弊日錮不可解貧窶苦無告向稱爲難差公至悉正以法復調停入議宿蠹以清旋兌糧府倉議興謂便軍也而民情洶洶公力陳其不可者十議定民與軍迄兩便之又發織造中官趙某貪冒弊因勸上停中使上信公乃罪中官自是無復遣者華亭徐文貞公每稱數三吳名巡必首公曰真御史真御史然觸忌多已隆慶戊辰以望陞太僕寺少卿明年京考卒中忌調山西按察副使備兵冀南士論誦之公坦然執憲度不少挫庚午春陞本省參政是秋還貳太僕益絕請託清牧圉罔政改觀萬歷壬申陞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公憤操務久弛不足爲留都重躬勤選練治艦裕儲隨上江防數事振刷之嚮用方銳無何執政嫌其不附已撫蕪湖盜事論調夫小竊註大吏非例且釋其主

者而以罪公時事可知已公歸洛日以色養課子爲事出偕同儕舉惇誼社間則行樂城西園若將終焉園故闢於太湖人後公予寧構永思堂於其中時稱其孝歸八年江陵相劾上用言官薦補公浙江叅議未行陞應天府丞任三月復陞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孤懸河西舊尠寇巢一切兵食視諸鎮獨減近敵衆駐牧踰三十部落而處堂玩備如故公至大駭念繫全陝阨塞亟上要議五事而又廣斥堠增芻餉時簡閱一振積玩凜若驚在旦夕者逾年秋外寇切進台吉等果大舉入犯賴公夙備一無所掠而遁迄公任五郡宴然故薦者以爲曲突之功優於血戰而恩予甚渥焉比去鎮軍民遮道

擁泣謂奪我干城不二年河西大闕至厓宵旰特遣重臣經畧歷歲始寧廟堂益服公先謀云公居常痛封公棄養早遑遑將母愛日愈篤以故司空不與易而司徒之擢也時以耆舊爲朝紳所推轂上柄用正亟遽至此深可爲世道惜也公才誠兩至通不毀方貞不絕俗識度曠夷論事不執我見而臨機任重屹不可奪持已貴而能下遇里夫小吏咸有禮惠及三族扶危周窘往往不厭官四十年矢清白不囊橐計病將草會諸姻出其篋蕭然圖書百數種爾嗚呼世有甫一命而厚自封殖者視公何如哉卒之日闔郡悲嘆恠無天道壽六十有六嘗攷漢陽尊畏道叱馭事竊疑兩君子者雖能各

行其志寧免一節自命今公忠事三朝表暨宏鉅更以膚功
顯親終養致孝卽才蘊未盡究而大節炳然兼著校兩君子
有侈稱焉豈非士林之所難哉噫鳳徵不虛已元配張氏累
贈淑人繼劉氏吳氏累封淑人男五獻策已酉舉人卒娶陳
氏評事綺女對策郡庠生娶劉氏憲使贊女張出定策聘余
甥袁氏知府桂蓁女延策聘余弟舉人正修女揆策聘李氏
員外郎根女吳出孫男二玉生金生俱幼女四婿庠生呂乾
生方可教史洛溫廷杞俱獻策出對策卜以癸巳二月十七
日厝公勅建上店里原先坐之次啓張劉二淑人耐而以公
治命奉憲使劉公狀屬余銘嗟乎余忍銘公哉顧余與憲使

與公皆知自其髫年且同舉而互有姻好者安忍不銘銘曰
矯矯鳳靈朝陽儀庭言中國經代天五狩冠豸服繡澤流宇
宙直道難容中外錯庸厥職惟共帝曰忠良昇汝甘涼壯我
邊疆旄鉞所指窮廬遠徙野無虎兕勲勞徹帝司空宣制寵
褒三世愛日陳情萬鍾是輕孝莫與京九重側席登延耆碩
丰采赫奕借籌兩都烏履司徒望重公孤龍蛇兆歲哲人長
逝邦家隕涕帝心載惻愍綸優特哀榮兼得維印崔巍維公
全歸勒銘歔歔萬年德輝舊志

方山邱公墓誌銘

明 孟化鯉

隆慶辛未冬十月六日方山邱公卒先是化鯉造請公坐談

終日登山歌嘯且期我師西川尤先生于洛西商數年所得無恙也曾幾何時而訃至於虜哲人已矣鄉邦失耆舊同志失法程傷哉公諱鳳字鳴岐其先山西翼城人元末諱仲德者徙河南之新安仲德生聚聚生貴貴生志與志與四子公其仲氏也公世業農弱冠爲憲司吏聞天台陳先生風毅然以效法古人爲志衛指揮某罪當落職賂公求解公峻色以却當途重之名震河洛嘉靖戊戌謁選丁外艱旣服闋以母老不欲出且十載值尤先生乞養歸造廬相訪促膝論道月餘而後返慨然曰古人也自歎不及因贈言勸之出而公母氏亦卒公乃以庚戌拜獻縣丞敬上愛下事雖至瑣罔不恪

恭持已嚴毫無所染卽古劉伯榮吳處默之廉何加焉鄉大夫劉公某贈以詩有門掩苔花依舊貧之句少司徒玉泉陳公瓚時爲侍御每稱于人曰卽丞吾師表也誠重之矣馬院徐公按河間欲得屬吏最廉者風郡邑以問陳推府麟且令毋拘資格陳素重公遂以公對而見吾陳公大賓爲郡守尤重公屢薦之內辰轉南京龍驤衛經歷見吾公致臚縣令爲設供具皆固辭去之日一馬一僕衣笥圖書而已在金陵無案牘勞得肆力古聖賢典籍故於學庸論孟禮記諸書晝諷夜思深有味乎其旨且悔學之晚也遇大祀必齋沐出宿官衙衛官以是日閒暇設宴召公公不御酒肉其酬衛官菜菓

茶餅外無它焉已未秩滿贈父如公官母路配劉俱孺人越明年庚申致仕渡江謬劫於盜發篋衍無所有驚曰緊清官也鞠韙而去歸田十餘年讀書談道怡然自適足未嘗履城市邑大夫屢請賓鄉飲辭謝之曰此朝廷鉅典鳳何人而敢與乎居常每晨謁先祠婚喪悉如禮制訓子姓以道化及族里靡弗質朴雅飭初公養母時嘗親耕稼孺人亦躬爲饁有龐鹿門風公治田精常多獲弟欲以田易公田公欣從焉後治易田復精復冬獲弟又欲易孺人有難色公思有以誨之值燕會佯令孺人往孺人曰聞有丈夫燕婦人可與乎曰婦人主家非丈夫耶孺人悟卒從其易聞者嘆服宛陵周公怡涇陽李公世達皆馳書候訊而盱江朱公大器督學中州特檄表其閭中丞孟津李公稔識公曰方山今之古人也嘗爲二贊寄之其辭曰今也清官昔也清吏秉一寸心對越天地昔也清吏今也清官元風雅度媿我儒酸是時中丞官徐方而公在獻邑後二十餘年尤先生讀而跋云方山翁知道者也廉特翁衆美之一節耳邑中無貴賤長少咸知尊仰於卒也莫不悲傷尤先生聞而哭深以城西約不能踐爲恨嗟乎公胡令人景慕若此哉公孝友貞介樂道安貧人但見爲清吏爲清官謂公廉士至事事以古人自期待中心融融若有真樂外物毫莫能誘則未之深知也吾河南自程邵諸賢後

公庶幾踵其芳躅已公生宏治六年三月朔壽七十有九孺人壯齡先逝公鰥居歷三十二年綽有子輿王駿之操子男二長岳邑庠生先卒娶劉氏次陵娶李氏繼賈氏女三長適儒官張先生科次適李登劉道孫男三泮娶喬氏浩娶李氏岳出淳娶馬氏陵出泮淳俱邑庠生女十一適人者六餘在室曾孫男一女二泮等卜以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祖兆請銘於尤先生先生以命化鯉化鯉敢以不文辭銘曰嗟嗟邱公秉心真淳生今之世實古之人幼居深山竭力鋤鋟長遊臬司託身刀筆雖則刀筆乃肇聖功踐履篤實蔚為時宗為吏為官清風兩袖乞歸渡江拜於舟寇既返於家蕭蕭傲廬左圖右史澹泊自如一行一言為鄉人式秉義揭仁邦之司直聞者興起立懦廉頑無論長少僉曰方山念念好學老而不厭今也云亡伊誰型範於乎公之德玉粹金精公之志孔思周情公之操皜然不緇公之面溫然可噓公之力中流砥柱巍巍乎師表百世

孟雲
浦集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孟化鯉

烈婦者新安庠生郭時安之孟女也其生而貞靜端莊嫁而勤朴孝謹余不暇詳獨誓死殉夫為烈婦之大者余聞之歔歔泣然不能止蓋痛節義之不易云烈婦年十七歸王萃秀僅年半而萃秀病傷寒累數日不汗烈婦晝夜侍萃秀食乃

墓誌銘

食萃秀不食亦不食萃秀病革連三日不食烈婦亦三日不食亡何萃秀死烈婦籲天而哭誓以死殉聲出而氣絕仆地少頃乃甦甦而又哭氣又絕又甦如是者再四舅姑知其志請諸姑姊妯娌共勸之多方慰諭志不少回不食者七日姻黨劉某謂烈婦曰若哭爾夫乎然胡自苦如此肯自寬解安知再適不更愈萃秀乎烈婦不應且視且哭又郭某者烈婦叔父也亦謂之曰汝哭誓死爲萃秀也萃秀死抑爲誰乎汝胡自苦如此且汝祖汝父兄妹俱在汝安忍舍之烈婦亦不應且視且哭舅姑知其志請諸姑姊妯娌勸之食且晝夜防守惟謹得不死迨萃秀葬前二日烈婦有喜色奉姑飲食亦

自飲食復謂姑姊妯娌曰未亡人必不欲生第此時未肯死俟葬我良人歸寧我祖我父旣當求一死矣姑及家人信以爲然又見烈婦飲食也是晚防守少疎烈婦遂走後園樹引繩就斃姑及家人忽尋烈婦不見卽皇皇視其寢室亦不見及至園樹抱號解下烈婦已氣絕不可甦蓋萬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也年僅得十九嗚呼傷哉方萃秀之死也情激心裂慷慨一死猶或易也至于遲之數日父母戚屬之繾綣姑姊妯娌之慰諭曾不能一移其初心從容就死如此雖古哲人達生委命何加焉烈婦蓋非獨能死也訃聞之朝人人痛愕邑侯沔陽張公擊節嘆賞卽日躬臨其喪且題之曰妙年

貞烈而邑人士方具呈申請乞奏旌表雖于烈婦無所加亦
 可以見人心同然而脂韋之士懷二心之臣聞烈婦風當愧
 死萬萬矣詎直為女流輩龜鑑哉烈婦母董氏生烈婦于嘉
 靖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卜是年五月四日同萃秀合葬邑
 城東文峯陰銘曰

於赫烈婦知有夫不有躬烈烈轟轟青年殉夫不愛生獨愛
 節轟轟烈烈人曰生為愈不應人曰死無益不應汝嘿嘿籲
 天竟引繩而得正始也誓死飲食不御人皆謂烈婦當必死
 既也色喜飲食忽御人皆謂烈婦當不死吁嗟家人勸諭殷
 殷孰知烈婦之為心繫芳名之赫赫震宇宙而光日月彼二

心者道烈婦之墓傍宜茹烈婦之風霜

同上

任向雲墓誌銘

明 呂維祺

吾友洛陽孝廉任公聞祖氏卒蓋崇正五年壬申十有二月
 二十有三日也越二年甲戌其子文學琨將於十有二月某
 日葬以其狀來求麗牲之石永諸窀穸呂子曰世之日下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即狂狷亦幾幾乎難之有如聞祖之篤孝
 好學而不得行其志復奪其年識者悲之矣按狀公諱紹曾
 字聞祖號向雲取狄公望雲之義九世祖諱二老者洪武間
 自晉陽徙洛家焉二老生斌斌生智智生儒為文學文學生
 民號近田以明經授隆平學博士隆平士紳嚴事之謂渾夷

剛正有二程先生遺風生子二長諱啟東者卽公王父也次啟元領萬歷癸酉解額啟東生忠爲邑庠生能孝友早卒今表貞節李氏其元配云忠生公公母初娠時夢一老頭陀持一小比卽送之曰此非凡兒也公童時王父呼公至膝下而命之名曰願汝言動不苟率乃祖攸行公髮方燥卽取曾大父誌狀日讀之期母負王父教旣授孝經論語詩書晨昏捧誦曉暢大義鄉先生如王啟環秦一諸公皆咄咄稱竒雲間陳滬海督學中州首拔公入膠序公從王心銘學所交多四方知名士壬子中刻榜賈敬仲批有樹幟中原將老其才之語莆田陳聖苞曹州何大瀛兩學使者俱首錄公卷食廩餼諸直指觀風皆首拔公或時以音書存問蓋重公之端方恬約不獨區區括帖語也時余方里居入深入密四方學者日屬至相與講業于芝泉書院以訂伊洛之學介乾明何孝廉延公爲塾師執牛耳公每出語多中理解每與公言終日不倦或與家弟吉孺氏及茹爾翁氏聯榻讐較凡四載丁卯公再抵函谷益加攻苦爲破釜沉舟計三閱月得文百餘首余曰凡時義十得五者卽可售公十得七八知必售矣旣以易經中二十名蓋本房亞卷也於榜前公有荅友人詩桂杪一枝須好護今朝到手露華新之句歸而拜母母喜動顏色公慰爲萊衣戲娛其母且曰吾母茹苦三十年今稍露頭角矣

從此庶可祈報萬一復訓其子琨曰吾家自癸酉發解今始再顯其志如此戊辰辛未兩上春官皆不第猶下帷李氏山莊時或讀書彈琴陶然寄傲最恥干謁每日嘗使王公大人訝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其介守又如此先爲証媒社後復爲糖餌社其志守之遠而堅又如此亡何公病齒血又再病痢日坐蕭寺延方士學清淨延年法不效而脾虛氣弱遂不能支尚賦詩云遙知親慮切難稽愛緣奢傷哉公何嘗頃刻不念庭幃耶會孤妹痘殤疾增劇遂不起彌留之際拳拳念白髮慈幃至云長號子柩造化不仁令人聞之亦哽咽酸鼻天性之孝屬續愈真且遺命妻若子代以承歡亦庶幾無憾哉蓋公天性篤孝生是年甫弱冠而孤父見背時王母尚在堂父執公手訣曰白髮黃口家徒四壁如吾墓中愁何公拜父牀下痛幾絕徐曰有兒在是以菽水晨昏竭力至孝王母張性卞急備極色養稱貸不厭王母患瘕嘗藥浣禴歲週無違迨病革襄事情文兼備母李氏苦節以栢舟三十年篝燈紡緝盡荻課讀公事之盡志盡力猶以不得表揚爲恨諸生上其事於督學陳公直指具疏以聞表其閭不求而獲亦異數也里之人皆曰李母有子孝以彰節如此公叔祖母許公姑母皆守節並請于當事旌表之且于其妹及妹夫王君在中及姑之子孫皆周之里中姻黨待舉火者待婚嫁者待償

公家倉糧者公但殫力圖之德表叔張君曾捐高家崖地二百畝以酬有莊民郭大成負利一二百斛竟不責償老僕老姬有無子者馭之甚厚嘗曰喫盡人虧真好漢還清書債是男兒其大者潔烝嘗悲風木遇日奠祭涓涓下永日也事親以色養每見含飴弄孫輒與閨婦私相慰藉其遠就館舍多方備膳饌以免內顧君子曰此篤孝好學士也蓋狂狷之流中行之次也所著有四書講意易旨牯餌社草等集皆藏諸巾箱公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三月初七日距卒之日得年四十有七配呂氏內行雝肅生男一卽琨郡庠生娶寧氏庠生寧大武女孫男一名此趾琨出孫女一卽後生也將葬

于祖塋之兆是宜銘銘曰

敲金戛玉公文章桂苑騰驤負笈擔簦公門墻桃李芬芳年華未登于耄耄姓字不列乎巖廓然而衍正學于一方亦伊洛之光也生稟乃祖之命歸依乃祖之堂樂哉斯邱千秋萬

禩永斯藏

明德先生文集

兵部尚書贈太傅忠節呂公墓誌銘

國王朝王鐸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藻石河南新安人孟淑人夢月墮懷生公少卽特立不恒稍長就傅談忠義事動以君子自許十六爲諸生二十餼庠惇孝悌以世道綱常爲任丙午副榜壬子年二十六鄉薦癸丑成進士釋褐爲兗州推官陞吏部文選

司歷尚寶太常二卿南京戶部侍郎陞兵部尚書爲李官以德教化民有兄弟爭訟公語以孝弟皆感悟黃河巨盜三十餘公悉剪之繕草室以棲餓者暇則延諸生講經義其爲銓部也清選簿弊無由生謝餽送絕請託房師某求選其弟公持不可答曰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不敢私而一時貧老待銓者皆得不壅矣光廟徂落人心洶洶百官欲見新天子內侍梗不許入公與耿員外白政府外議靡定豈可阻諸臣欲見意乎遂請見慈慶宮方退熹宗未登大寶諸閹導之幸小南城公急約自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御不得干豫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魏璫諸侍人已心怵公矣天

啟元年省親歸海內靡然試正學毀書院公建芝泉書院與諸門人講誦不輟河南會城建璫祠公以書詞諸紳諸紳隨無捐貲者璫益核之甲子季冬推公考功郎中璫矯旨別推今上御極起公太常疏陳堯舜之道在聖德治時艱者先挈大綱任一賢領千人提一事括萬事又疏保泰防微八事留中改票慎刑黜陪免進講措言官寡欲慎遊上皆嘉納在南戶部時漕糧額欠數十萬公疏曰財也生有源耗有孔銖兩剝民恐國用日匱徒削元氣耳遂晝夜覈之北戶部借南糧未還者疏爭還之浙杭嘉蘇侵南部抵漕折銀劾布政抵之搜各省未納銀借藩工銀又隱匿布絹紗銀劾布政抵之清

完屯糧及戶部每年額支銀缺額銀又缺軍糧銀各數十萬計以足欠額而庚昔若掃今遂衍溢修三十六倉五場釐蝥半者及瓜可以足數年之需其禪心實用皆類是矣率南都人士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錢糧諸騎騷擾州郡公疏請罷上亦悟乃罷遣考績贈三代廕一子陞尚書草將官苞苴勤操練裁日軍八千餘名備請黃寇東窺公斬寇謀者十餘人寇遂西公鯁亮不結凡大事抗義不回而妬亦隨之以積以大計鍛公羽矣尋丁外難服闋居雒與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公先後捐貲三千八百石銀四千兩修新安磚城犒城兵剗活萬餘人凡桑梓利害調畫當事如驛累議救荒議折漕議鹽車議書札盈冊皆不避嫌恕百姓陰受其福進孝經註疏表章八要上嘉納尋復職流寇破宜陽永寧窺維公遣家丁殺寇十餘人總兵王紹禹庸怯當事者令紹禹守城聞鼓聲心目駭公守北城方食其子璜琳侍曰王紹禹兵城上與寇隱語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足時也大人急自愛公曰小子何疑畏維大矣賴皇上之靈豈卽破萬一破我與城同存亡可也今日有進死無退生督城士弩礮雷發多所傷少傾紹禹城內百騎長矛鞞鞞闌路駢殺人城上繩汲寇寇入眾潰走或曰更服逃公曰否否仰天大哭寇至枝戟在面扯公去公收哭無愁色至城西闔周公

廟見大寇營中坐雕几不跪怒曰呂尙書汝何請兵勦我公
厲聲曰我爲兵部尙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
時福藩與雒人士先縛於前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
跪賊皆泣下寇令之降公陽笑曰世寧有屈降呂尙書哉我
當國家事死不顧今之死不辱聖賢不羞視於天地生正人
死必爲聰正神或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尙書不值一錢北
向拜皇帝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伸頸就刃遂
死嗚呼痛哉人疇無死公之死得死所哉事聞皇上哀之贈太
傅賜祭塋廕子入監建祠勅歲祀諡忠節士君子談節義易
易耳一日斧鑿當前不免變爲纒扣公堅定不屈從容就義

公何如人哉各郡無兵李中丞坐而觀望庸弁不能死戰而
且內釁縉紳大夫無家庫守土之權又無重兵往往殉節以
死豈不悲乎然公之道已盡公於學已無媿矣千秋萬世忠
節燿燿天壤又何憾耶公生萬歷十五年丁亥七月二十日
終崇正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葬於城東
新塚人郭氏子長兆璜拔貢任化州知州次兆琳已亥進
士任福建道監察御史銘曰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惟於平日焉是圖老之於林
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以大昌其謨熙
載化瑟調可以消鯨以弭天吳今第區區死節倭艦不敢與

爲徒史雖書於玉匱行人弔於墓衢但曰邾邾之鄉先生死
難之賢大夫嗚呼新安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董公墓誌銘

國朝呂兆琳

都御史董公之歿已闋歲矣嗣君嘉孚予之壻也請銘其壻
予太息者久之曰士君子際喜起之運陟要津沉毅有大畧
其於天下治忽之故政事得失之關往往前籌不爽非古今
所稱名臣者耶乃甘賦歸來蕭然資志以逝此其視躬過峻
風勵惟嚴迄營魄地下猶凜凜若冰霜焉竊於董公見之矣
公諱篤行天因其字順治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歷官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加一級以原品歸里余忝姻婭其生平大槩得

之燕閒晤語聞者甚悉以故知公者莫余若也公洛中世家
祚遠不可復考今之瓜瓞縣縣則自公之高祖諱和者始和
字時春正德丁卯經魁贈文林郎配張氏生子二汝謙汝豫
謙字大益娶高氏生用威嘉靖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官鳳陽
知府豫字思順號四溪嘉靖戊子舉人陝西膚施令調神木
封文林郎祀鄉賢名宦配朱氏繼司氏生四子曰櫜曰樾曰
木曰來木乃公之大父字竹亭邑庠生贈通奉大夫配孟氏
繼熊氏俱贈夫大子四維貞維新維翰應祥翰卽公父號鳴
喬萬歷戊午鄉魁贈通奉大夫元配王氏生公與公之弟景
行累贈夫人繼葉氏亦贈夫人誓死殉夫以節烈奉旌方公

母王氏棄柩椁時公甫弱冠弟景行髮尚未燥太夫人病劇公侍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願以身代卒不起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鳴喬公捐館舍侍疾持喪如太夫人時其事葉夫人無異毛裏葉夫人以節顯公以孝聞兩兼有焉嗣是天降喪亂洛城灰燼公携家避難河朔集昆友輩仍孜孜講誦不輟值

皇朝鼎運開科公感會風雲遂聯兩榜釋褐後陟鼇坡游鶴禁濯居大諫首陳黜陟大典謂庸劣則蠹民闕冗則誤國何可使一日居民上旣而與定規制使天下田賦有則無苦樂不均之嘆其關於民瘼匪淺也諸如清官方釐鹺政蒿目時

獎者多與宣公奏議相頡頏旬日間補禮垣而先試其能於貢舉之役江左戊子一榜稱爲得人由是入對從容屢參機務爰從銀臺晉罔卿協理兵部督捕堂事明允持平所全活者數千家泣政多年榮冠京尹鴻猷日麗太常擅禮樂之宗瑣闥高登通政司駁封之柄公履盈思挹將拜表以乞聞而獎眷彌殷晉職都憲雖公未以節鉞出鎮固諸司百度之所總也公則几几溫溫不自用而用人虛懷其若谷焉至申詞令而飛白簡之霜挾奸邪而奮破柱之勇抑又斷斷如也及四牡駉駉爲

天子代祭南海贈爵益級古所稱同律加地者非耶至歸里

後惟日與戚友續耆英香山之社於世俗榮利泊如也而心切時事家不忘國以洛陽地未析畝諄諄告之長吏如河夫一役公所力請蠲免者也公之德惠及人類如此大抵公之生平廉以持已靜以寡慾寬以御衆羣以保世故能順受介祉令終有俶且克昌厥後也公生於萬歷壬子正月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六卜於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葬北邙之新阡公初配穆氏累贈夫人繼黃氏封夫人喬氏封恭人梁氏待封男嘉孚恩廕官監候選國子監典簿余季女配焉孫三萬山萬戶萬選萬山聘余姪長葛教諭貢恒女萬戶聘庠生穆公諱瑤女萬選聘壬戌科進士兵部車駕主事丁阜本院庶吉士袁公諱拱女俱余女

出例重書之銘曰

廉貞者其德也休容者其量也效蕃宣享期頤生順而沒寧體胖而心舒繫惟董公萬年之攸居

洛陽志

僉事郭公墓誌銘

國朝 薛所蘊

余承乏南宮得悉當世賢大夫德業行誼而採風使者有自武林來輒傳余友裕九治杭嚴狀噴不容口未幾以勞瘁封疆殉于王事訃聞舉朝駭悼余辱親串輟食內畫今夏冢君嵐鑿橐幣戒使匍匐二千里持所自爲狀請余銘隧中石余方爲社稷惜人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一鵬字翔南裕九其

號原籍晉之洪洞始祖從道避亂居洛陽平樂村傳九代生
公高祖牖牖生子六長可權庠生公會祖祖遵夏庠生封監
察御史祖妣喬氏子二長景運選貢封朝議大夫公之父也
李氏封恭人公之母也封公有至行篤學不仕封公之弟大
叅公景昌前戊辰進士歷山東巡按山西巡撫御史以直諫
名公兄弟三人伯一鵬拔貢候選知縣仲一鶚己丑進士選
庶吉士歷吏科都諫今擢陽和道季卽公也公幼穎悟嶄嶄
頭角異凡兒初就外傳讀經史皆洞豁大意屬文驚座未弱
冠補博士弟子員登

皇朝丙戌開科進士授山東萊州府推官萊多疑獄公飲冰

御饋諸所讞鞠焚香誓神虛中慎剖擬辟者務爲曲求生地
而巧猾羅織縱恣大府有決不撓三尺少賁之政暇進諸生
課帖括手親品題先後釋褐者咸賴埏埴云是年冬青州寇
熾公規條守陴萊境安堵丁亥春攝篆昌樂搜勦蠹孽密擒
狡窩子夜統師暗搗賊窟於邑西南之堯溝縛其渠魁自是
青壤獲謐甫逾月幾臻銷刀買犢之風昌人鑱碑紀功公凡
李萊二稔節鉞諸公剡章交騰擢禮部精膳司主事庚寅晉
本部員外郎轉祠祭司郎中公司三禮久有美聲每思太夫
人年高善病心切歸省會
上設御藥房取參附鹿茸諸熱補物經公驗呈公

疏言五穀養身金石草木未可輕信况老不宜洩少不宜補
伏願節飲食謹嗜慾省遊玩親大臣將見理義悅心精明強
固又何醫藥之足云也

上覽奏不懌而實嘉公忠直內院兩票擬重譴

上皆弗允止鑄一級外調焉公跨驥歸里鍵戶屏遊修灑娛
親課子別墅絕情仕進歲之甲午有

詔起用山林豫撫並當軸者數檄徵公公以疾固辭司李邑
長復到門勸駕公不獲已適仲兄給諫公典江右試回公同
潑扈葵拜封公壽畢乙未春鞞鞞北轅司衡欲據改降量移
朝臣聚言公骨鯁貞讜方當大擢審若茲公論云何司衡無

以李擢銓浙江杭嚴兵備道先是舟山爲勅寇盤據全浙騷
動公受事三日值重兵入勦壘夾草橋門貿易鱗集舊爲牧
馬地大耗生業瘁苦莫支公力請開府秦公躬出江上量度
廣隘同八旗兵各畫疆界俾河以北假兵河以南還民有旗
官僦民舍二間公申飭軍律不爲徇阿數十萬貔貅僉憚其
威卽大將軍幕府精嚴見公亦爲斂容未浹旬署驛傳篆閩
中屆用師公於戰艦渡艦咄嗟而理不損縉羨鵬弁定海上
攻戰之需如銅礮火藥鉛子架梯悉公造局督辦暑刻無違
息新開府陳公燾臨公迎晤舟次覲公形悴貌瘠深嘆清苦
嗣遇疑難率藩臬僚佐會決臧否公舒徐贊襄切中要領陳

公每爲擊節故闕政洪纖必諮公後舉相倚如左右手浙風
藪盜革竊時發自春歷秋日鞠數大獄矚罪罟絕株夷藪
正法屬吏無緣鍛鍊公吐音鏗鐘而體素清癯兼勅禁無虛
簡書篋儼頗廢積瘵邁疴於七月二十二日告沐適寧世
將軍進兵舟山調杭郡黃頭三百兵各防汛忽二十六日晝
晦風雨黑濛公少痊謁撫軍謀抽師出冒風寒病益劇公自
審不諱神宇炯朗惓惓君親無一兒女酸態正衣冠令人掖
至公堂目始瞑歿之日篋中不盈二十金僚屬會哭各捐資
賻助乃得輦櫬江臯攀紼號泣者不下數萬人櫬發數日大
將軍蕩平舟山露布馳捷嗚呼公可謂廉敏忠勤不負所志
而杭浙喪公猶喪慈媪何以寬東南憂哉公生平性純孝侍
兩兄篤友于盡瘁酬國以膽識勝簡易謙和與人交久而彌
篤厭惡奢華宦十年廳事不容旋馬田不及百畝僅割餘俸
購書數百卷藏於家公生于萬歷己未十二月六日卒於順
治丙申八月九日年三十八配李氏贈恭人推官諱樹葵女
先公卒繼喬氏封恭人子一恒鎮庠生廕貢丁酉十一月日
合葬洛陽卬山祖塋斧坊之次銘曰
帝降天策王幹挺蠹胡厚公材奪公之速孔愛嬰啼棠華或
或蚤奮丹衢鸞鶴相逐萊空肺石儀曹含馥抗疏嘗毒櫻鱗
歸沐朝論待公往殿瀕服嘔血疆圉龍戶免瘼魚麗鶴列湖

光靜穆水軒桐江箕尾乍翻干城雖摧鯨鯢亦戮將士樓船
 枕甲宵哭公眷西吳黎民食福齒晉於德位未竟蓄嘵吮瀨
 氣千古英肅妖鳴九頭樹介述谷果踐大寢坤輿顛屋哲嗣
 繼承神啟其續繩繩受祉萬禴貽穀舊志

右江道袁公墓誌銘

國朝 冉覲祖

紫臣袁公以壬戌與館選讀中秘書及辛未予乃繼公後塵
 例稱公前輩公謙不自居交情甚洽蓋所尚質樸予兩人有
 針芥之合也後予有嵩陽之行過密值公密令署中握手話
 舊留連竟夕知公宦興已闌悠然有陶公松菊矣丙申冬公
 豕嗣昌齡造予廬匍匐出狀以誌銘見委予念生平知交不
 能自緘言之不文不遑避也按狀公諱拱字紫臣萊園其號

系出汝南明初由洪洞遷洛六傳而大斐生孟族孟族生加
 賜加賜生存煥存煥生文增字奎明公父也配段氏後公貴
 父母皆以例得封公生而穎悟年十二行文浩落不羣為宿
 儒哲匠所驚服試輒冠其軍貢上國登鄉薦壬戌成進士選
 入庶常甲子冬散館廷推公有幹濟才試以部職丁卯春補
 兵部車駕司主事是冬有監督海運差人或為公難之公履
 如坦途釐弊剔蠹咄嗟而辦丁外艱歸起補本部督捕司主
 事陞職方司員外郎甲戌陞戶部浙江司郎中例外轉丙子
 除粵西分巡右江道粵俗獷悍公體察民隱因勢利導農安

其業士興於學不數月而風化大行城中兵民雜處公申明約束卒伍帖然民有徐乾者約歐氏女爲婚後歐富不以女歸徐屢訟歐皆以賄免公至徐復訟歐以百金請庇公佯受之及廷訊出金折之歐乃服罪因諭曰汝賴婚以壻貧也將此金付壻作粧資則不貧矣卽日命鼓吹送女至徐完婚一時觀者如堵頌聲徹衢巷卽此一事粵西之治大端可睹矣主車駕司政時分校北闈爲郎戶部充武闈試官皆公慎自矢稱得士以公之宏才偉畧而服一官卽盡一職任一事卽見一長可謂受祿不誣矣夫何一丁內艱絕意仕進嗚呼人生仕宦而後日相角於榮辱得喪情爲攻取之場或至濡足

滅頂老死而不知止如公之難進易退年逾強仕納履而去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公孝行醇備生事塋祭無不如禮睦於宗族和於鄉黨賜貧濟荒倒篋無所吝林居十九年足跡不入城市無請謁之私而遇有事關郡邑利害者必深籌而預計之詳爲當事指陳人被其福而不知所自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生於順治六年七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一日年六十六配郭氏贈安人子四昌齡昌瑞良謨昌譜越三年合塋祖塋卽山之陽乃爲之銘曰

緬溯前徽汝南巨族屢遷就吉洛汭是卜祥發哲人媿德金玉藻績流輝縹緗拄腹奮迹玉堂雲龍追逐歷職郎署澄懷

無慾鉅細煩簡應如破竹廷推長材遠蒞殊俗仁以施惠智足摘伏隨方設施兵輯民服奔喪歸里永辭寵祿林居廿年怡情松菊內助有德偕老華屋榮瘁有時譬諸草木造物無心返真匪促地以人靈氣因德蓄聲茲泉壤鍾厥後福

永光文集

蘆院裴公墓誌銘

國朝 呂履恒

吾邑自孟雲浦先明德後蓋多君子云其窮而在下者得二人焉曰邱方山裴華池方山以文無害為掾吏清節聞於後世而華池亦終於文學其為人多忠孝大節嘗率眾保聚拒賊仁而有勇者也又得哲嗣蘆院先生顯揚其遺緒學者得以稱述之不倦予少時嘗誌華池之墓於今二十有五年而

蘆院卒於里門易簣時謂其子虹曰吾生平學不求名汝曹若不沒吾行事則莫若同邑呂子之知我深也其訃而屬銘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嘉言嫩行蓋不勝書書其大者以嘉惠來學俟諸史氏是後死者之責也敢不承命先生諱袞字九章居蘆院里因以為號系出唐晉國公度後明初諱成者為先生始祖自聞喜遷河南之新安世有淳德六傳至高祖洲以德行賜儒官曾祖光前諸生祖椿以孝友稱父翰芳字華池以諸生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祀於鄉娶高氏生裘繼黃氏生褒先生自為兒時動中儀則事父母定省不踰時出入跬步必告侍大母疾無間蚤夜及長與弟褒友愛彌篤先

生旣遊庠序隨父館澠池得悉讀曹月川集乃嘆曰一代真
儒也弗是之學亦虛生耳明末避難山中躬汲爨以奉親愉
婉承順猶日三復月川諸書心私淑之 國朝丁酉舉於鄉
己亥成進士白是學日進然簡穆寡營人或易之初不謂先
生能官也初授粵西貴縣知縣時逆藩倡亂道塞或沮其行
先生曰甫爲人臣而卽以趨避爲自全計謂所學何卒往抵
粵東肇慶從總制議軍儲以圖恢復會粵西盡陷乃之吉安
道中數遇賊秘其符以智得脫開府佟公雅重其節概代咨
部得改授江南溧陽溧陽稱劇邑難治豪黨繁有徒令至卽
哨以利因挾其短長不則市逋逃奸盜以中之鮮有解免者
或爲先生難之先生曰昔人以盤錯別利器事無難顧力行
何如耳旣至吏果以千金進先生誓而却之將置諸法吏泥
首膽落乃已因摘發邑中豪猾及漕弁之數爲奸利者剪其
魁百姓安堵歲旱勸富室出粟或躬詣其家爲陳說利害人
無不立應者復泣請於兩臺奏免額稅前後三萬餘金設糜
全活者以億計其他善政率類此政成破

召命以丁太宜人艱歸讀禮時益潛心孝經日取先明德所
著義疏尋繹之欲集爲成書未就服闋授兵部督捕主事在
官逋逃無株連者督儲通州邵餽遺漕運如期庚午貳江南
典試得人爲盛晉武選司員外郎尋以足疾假歸在籍十餘

年乃終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也距生年天啟壬戌
得壽八十有三配韓宜人邑善人韓惟新女子男四缸岨嶸
峻女一娶嫁具詳狀中孫七紹祖繹祖緒祖繹祖繩祖纘祖
統祖曾孫七人凡三世彬彬文學稱其家兒也先生之學自
慎獨而力行仁孝根心順達而不窮既私淑曹正夫月川等
其隆緒復矩步於孟雲浦先明德之芳躅以儉居德以禮善
俗喪致哀祭致誠履信摛謙恂恂若不能言然賦性剛介有
一介不取之操以故有志必爲爲必成雖位不酬德其設施
亦畧見於世矣其在兵曹也有故人以五百金越例求官先
生曰予不忍自汙而忍汙故人乎求者慚而退同邑陳心齋

先生以書勸講學先生辭曰某自度生平爲所不爲欲所不
欲者多矣復何敢然嗚呼自聖言微而講義繁好名者咸奔
走如鶩甚者恃其資力自托於坐忘頓悟騰口說而遠事情
宜乎儒效日疎而誦詠者衆也若先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
乎韓孝廉君翼次其年譜謂先生爲真學術信夫予侍教先
生久亦竊有志於學矣而志不強立遂濩落無成先生之屬
予銘也繫豈重吾言俾知所謂學者在此不在彼耳卜於明
年月日葬先生於方山祖阡而以韓宜人附銘曰
先生之德柔惠且直教起於家政施於國人擷其華我落其
實羣飲爾和罔不克溢惟恭則壽乃寧爾室山蘊百靈水鍾

百脈以利其孫子世象厥德後有願學者視此銘石

治古堂集

呂少司農墓誌銘

國朝 田從典

余自粵東歸里居候選間訪梓鄉吏治士民嘖嘖稱寧鄉呂公譽之不容口云康熙四十二年之冬科道員闕

御試部屬及行取縣令以奏疏二篇余忝在試列見有舉止端凝從容於奏對者則公也及退閱其草剴切而爾雅

命下旋拜監察御史自與公同時入臺周旋朝省至於卿貳相知尤深云公起家知寧鄉縣當荒歉之後署中儲待悉闕

或謂其不便公曰事事求便於己則不便於民者多矣請郡免差提下縣緩徵減耗招徠流亡鬻子女者為設法捐

贖之盡草陋例暇日則與士子講學論文科名以興卒以報最行取入御史臺巡視中城釐奸剔弊不遺餘力典試雲南

江南及為留都丞皆掌文柄公素工制科業而矢之至公所得皆知名士今濟濟詞館之英指不勝屈也為僉都御史時

男子宗四因姦殺許氏母子五命賄囑屍親將息訟矣公駁之曰許氏即自殺不必殺其子女且右肘已斷右肘斷不能

自殺先自殺誰斷其肘乎卒寘之法總督倉場咨訪利病不縱不遏監督運弁無不感且畏改佐司農與尚書武進趙公

同心協力終始無間言兩任皆錢穀煩劇第以夙夜在公孜孜無斁出內會計吏不得為奸公為人寬厚長者忠朴無他

賜而感慨意氣其於得失毀譽毅然而不顧擴然而不留初入臺時相國李文貞公巡撫畿輔文貞爲一時欽望

簡任方隆公以秋審事意見未合卽具疏激切入

告厥后文貞當國益重公人兩賢之爲副都御史時侍御徐君諱樹庸建言曾指及公公不以爲嫌及佐司農乃於廷推薦之久之侍御內陞尤佩服公之德量苟非天資素厚聞道之君子孰能與此哉此余之於公一見如平生而久之尤爲心醉也公詩文甚富皆有集行世詩宗盛唐尤稱作者嘗曰詩關氣運不可不知夫發而不收雖造化爲易盡極而不返卽人事爲無功是故由盛唐趨而爲中晚宋元甚易由中晚

宋元復爲盛唐甚難然而難易者其勢而勢無往而不復之理苟不惟其理惟其勢微特中晚宋元卽盛唐之詩已先不能復而爲漢魏爲三百篇矣謂刪後無詩可乎吾於中晚宋元非不賞其竒樂觀其變然由竒以思其未始有竒由變以思其未始有變則采絢猶白賁也舍盛唐將安歸乎其論詩如此故自漁洋王大司寇相國陳文貞公皆當代宗工於詩皆推公焉自公之去感念良友嘗爲長歌寄之不圖歲在龍蛇大星忽隕寢門之痛其能已已乎令嗣憲曾等以墓門之言爲請噫舍余誰當銘公者公姓呂氏諱履恒字元素號坦菴宋宰相文穆公第六子兵部侍郎諱居簡之後明初諱俊

者由山西洪洞遷河南新安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思聰思聰生元元生景陽景陽生鄉贈戶部侍郎鄉生孔學封戶部侍郎又以賑饑特贈右都御史公之曾祖考也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節公諱維祺殉難鄉郡學者稱明德先生公之祖考也

皇清福建道監察御史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諱兆琳公之考也妣王氏封孺人贈恭人孟津王文安公鐸女公以康熙甲戌科進士初授山西寧鄉縣知縣行取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內陞歷奉天府府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倉場

戶部侍郎轉戶部右侍郎生於順治七年九月十一日卒于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年七十明年冬葬新安城西北之原元配王氏山東濟東道無黨女文安孫也贈恭人繼徐氏王氏並祔墓今夫人王氏封恭人子男三憲曾宣曾並舉人守曾附學生孫男四人公遷公澤公詒公望公家世經術科名特盛自忠節以下四世第進士厥弟今編修諱謙恒謙恒之子今中翰諱耀曾皆科甲宜牽連書之銘曰

有所見於心必矢於口是爲言官之守有所觸於外不繫於中是爲大臣之公遠繼文穆之德量近繩司馬之朴忠讀書有得操行克終不朽者三曰德言功峻函之原連華挹嵩鬱

鬱萬年奠此幽宮

新安志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國朝方苞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耀曾為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一始舉於鄉又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三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為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天子皆為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為眾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

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拊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計果
至司農之歸也思公為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相和
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
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
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系出宋丞
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
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為士大夫宗耀曾
嘗卧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為寒士所不堪肅高捧盤承
飲而進即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
余許序公青要集久而未就公欲為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

以詩來則子之序母更遲之又久矣肅高為余述公在途尊
尊及此耀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既負諾責矣今忍不
銘公諱謙恒字澗樵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
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子三
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康熙戊子舉人陳留
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
孫九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

故不著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爲世裔師

望溪集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國朝袁枚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視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舍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怛化枚無以報今將歸塋願請狀以爲公銘其幕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慤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

成輒削藁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真君子也請畧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

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籠曰貪紀錄而置民于軍吾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槌博具處也

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聖諭畢乃坐述朝廷柔
遠之意公儀觀既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
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聞公爲建昌道輕
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猺猥梟目鳥語挾雪刃喉向公
公短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翁
然喜折樹枝爲公策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募糧者衆有
司以盜聞公曰此饑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
審冊專意平反燭燼數升僮卧齟齬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
此致病理安徽災賑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于活人而忘所
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

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
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

不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于負茲死民之思乃
卜澗水西瀝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禮祀於無窮

小倉山

房集

懷三子之高烈青鸞嶽而來遊挹千載之遐馳登箕峰而少
留昔時慷慨神輻九州今來寂寞魂辭一邱英蹤落而猶在
精誠真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松楸吾鄙懷之有素仰前哲
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相求如至誠之見接庶類繫之可羞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唐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
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
不枝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
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
然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聊同聚散亦

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
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尙留老萊難婚梁鴻難偶筵無饋
奠室無箕箒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
故人素服臨旛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
無怛化於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
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王無功集

唐杜甫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
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
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

祭文

精恭閭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稜清
東吳邦於南土建侯於荆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奔汜未
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
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墳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戒焯序前文小子
梁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
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
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工部文集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唐杜甫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一日壬戌京兆

杜甫謹以醴酒茶藕蓴鱠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
曰嗚呼純朴旣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
郡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
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
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
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發
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
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
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
必際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

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因循寢疾顛顛無悔矢死泉途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挾載豈無群念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涕寒谷吞聲賊塚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落掛劍秋高我公誠子無作爾勞殫以素帛付諸蓬蒿身沒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滔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柏故鄉粉粹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之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耻

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鼙鼓相

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痛傷氛氲元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群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尙饗同上

祭田橫墓文

唐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

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
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髮
髯兮來享昌黎文集

祭寶司業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
司業寶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
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
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
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

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
子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
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雛鷺望君飛
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織
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
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同上

弔葛宏文

唐柳宗元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
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
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

圻陔兮舉首排直壓瀾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
 兮明彰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
 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蕝茸欣植騏驎折足
 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
 兮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
 威傲兮茲固蹈危而違安殺身之匪子戚兮閔宗周之不完
 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
 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
 憤兮卒頽幽而不列叛上帝以飛精兮黜廖廓而殄絕竭馮
 雲以孤想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

忽心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伴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仁義類兮緬
 遠絕以不羣伯夷狗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
 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柳州文集

弔夷齊文

唐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等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
 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
 掇澗谿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徽

厥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遷謂易暴兮文武謂墨纒兮胡顏時
 一叱兮忘饑若有誦兮千巖之間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
 居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
 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偏矣夫當昔夷羊在牧商網解
 結竅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妖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
 昏暴資濟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
 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巨橋之施俾伸羨里之辜故能山
 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
 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凍天率土咸為周人于
 嗟先生逃將何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

跼於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慟殷所以不食其食求
 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
 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
 乃勛為臣之不二文苑英華

祭元相公文

唐白居易

維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乙丑朔十七日辛巳中大夫守
 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
 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
 書右僕射元公微之之靈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為國
 楨出為人瑞行業志畧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

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于夷夏噫此
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
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愛惜賢良之懇辭也若
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叫噎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
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
未足爲喻死生契濶者近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餘章播
於人聽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
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惟近者公拜左丞自越
過洛醉別悲咤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亦與君離
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三
度別遞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
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怪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鄂悲
訊忽至一慟之後萬恨交懷覆視前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
先知乎無以寄悲情作哀詞三章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
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惟
道皇天無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沒有神
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其三云今生豈有相逢
日未死應無暫忘時從此三篇收淚後終身無復更吟詩嗚
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絕其在今日嗚呼微之
三界之間應不生滅四海之內誰無友朋然以我爾之身爲

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
心血流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
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寧無後期公雖不歸
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
盡於此尚饗

香山全集

祭獨孤常州文

唐權德輿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十一月戊申朔禮部侍郎權德輿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常州刺史獨孤憲公平十四
丈之靈嗚呼德充而位不配才大而年不遐稽於賦命從古
太息伏惟蘊大雅之愷悌遵六二之直方作為文章律度當

世燦如日星炳若龜龍施於政事表率萬國二郡洽和四方
鼓舞而不得宏夫志業歿於中年豈洪鈞造物使才命相齟
先師罕言末如之何伏以夫子篤忘形之契小人展無容之
敬去世二紀清風凜然故以息女歸公愛子雖不獲逮事而
備承家法况茲菲薄實忝眷私辨方之年遠難於江徼志學
之歲伏謁於郡齋與司禮職掌奉易名之義嚮仰德門令承
合姓之重話言誘掖造次難忘德容碩姿髣髴在目自為聲
舉之舊今則潘楊之歡諸孤純孝遺烈鍾羨鮮原改卜日月
有時酒穀靜嘉式薦靈位尚饗

文苑英華

祭獨孤常州文

唐崔祐甫

維大歷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
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
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在矣至之
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荆榛狐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
也高格遠量秀氣茂姿亡兮何若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
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
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
以豁胷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
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
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爲士准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思全

高節風雨如晦嗶嗶不輟吾與至之思闢斯文不俾臯契獨
暮華勛吾與至之談空覈玄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之
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
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
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醕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
象於觀我思此飫子必吾劇自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
徐生之絮文粹

祭尹師魯文

宋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
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

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
 多未必若愛子者之眾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
 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
 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
 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
 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
 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
 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
 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日日子之所為後
 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托而世人之庶可無於墜

矢子於眾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

不聞尚饗文忠公集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宋 王安石

伏以殊庭有血館御如存吉日既蠲繕修惟謹式陳嘉薦以

妥明靈李通志

西京應天禪院圻修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王安石

廟剝有嚴威神所御將改新於寶構永欽奉於睟容仰冀靈

明俯垂鑒祐同上

奏告永裕陵祝文

宋蘇軾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興靈宇以奉神嬉閱惟冲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荅人天之望

東坡全集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

蘇軾

於皇在天丕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祇奉睟顏願追梵釋之遊永荅人天之望

同上

祭富鄭公文

宋程顥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寶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鶩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齋咨而涕漣尙以公

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
 承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
 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
 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
 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
 典號為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
 憾者蓋非偶然顛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
 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殮不望棺
 窆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
 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

程全書

祭朱給事公揆文

宋程頤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
 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眾方驚異君時甚少獨
 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立行至於沒齒
 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贊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
 靜一由至誠尚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三臣之節凜凜循吏
 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
 堪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
 繼而逝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
 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

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二程全書

祭劉博士暨夫文

宋程頤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而所以惜子者豈止從游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同上

祭李校書端伯文

宋程頤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與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尙如一子謂一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代父祭呂申公文

宋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在公平日觀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

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愁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鑒丹誠而來顧上同

祭范忠宣文

宋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蒼龜兩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幾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事不述其跡

是乃無違三年遠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舍安取危一斤四年育廢始歸天子哀憐使命涕洟其心不膏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為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遼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賊喬嶽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借生靈願合朋黨願為

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編于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遽與取同異我日偏同我日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綠葭葦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與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宋文

祭程伊川文

宋張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爲迂也維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會何有意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理學者

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
 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
 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
 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一儀七分之一儀固不可
 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
 生之墓以畢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
 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
 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
 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
 梁壞何以寄情爰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程書

祭李校書端伯文

宋呂大臨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
 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質夫與子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
 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子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
 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子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
 於斯文何其難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敘其哀

謁杜工部祠文

宋王十朋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王之讀書萬卷蓋欲有
 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
 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墳應篋流落劔南厥

聲益馳暮年制作莫多於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燄照人
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王梅溪集

祭閻子與先生文

明白良輔

嗚呼自有宋迄今歷數百年矣吾洛自程氏兄弟倡明道學
之後其有志於起而繼之者駸駸乎其不絕如綫子與乃以
剛方之資卓絕之見獨能奮起於數百年之下欲以私淑之
學上續既絕之統志堅金石老而不渝誠所謂廻狂瀾於既
倒障百川而東之者歟子與當垂髫之際游業鄉校清淑頽
異迥出衆人日記萬言迎耳卽悟其講論也已不泥於文字
而必究諸義理之實其爲文也已不羈於詞章而必根諸道

義之正重然諾出詞氣威重老成尤有成人之器迺與于
朋友遠而鄰邑士夫莫不欲親德而願見之及冠聞文憲
先生講道河汾之間上繼周程張朱之緒負笈而往不日
里遂獲究竟河圖洛書之秘太極通書之旨虛舟而行之
而歸吾洛數百年不講之學賴子與復振可謂不世之學也
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到處有聲冰蘖一致屢有建明多建明
自其所著述悉皆正而不葩信而不詭且其孝弟之實具不
著於朝可謂不愧神明不負所學矣良輔相與爲友歲大
紀書無不講理無不究德焉無不告過焉無不規正焉
河磨淬礪矯揉變化期以底於大成乃今忽焉而疾倏百

而亡嗚呼世之論人者必舍其大而疵其細非論人之善者也世之取友者每因其勢而畧其大非取友之善者也吾與子與非因其勢而今特取其大哀其年未中壽志未底於大成嗚呼斯文而止於是乎天何厚其與而畜其壽如是乎六籍四書吾復與誰究乎圖書子史吾復與誰講乎燭火雖明吾何復覩日月之貞乎溝壑雖深吾何復見江漢之大乎蟻蝶雖聲吾何復聆雷霆之震響乎振俗學之委靡闢異端之虛寂昔朱子哭蔡季通爲參同契之未及究吾之所以哭子與者抑奚但參同契一書之未究哉浩浩乎剛正之氣凜凜乎不屈之節屹屹乎出衆之見舉一世而不能移之才周子

用惜乎未及大子施嗚呼交誼無窮天數有限斯道未底於大成者果人乎哉昔在孔門有結纓而斃者有易簣而斃者蓋皆其正也子與而今已得其正矣亦何憾焉嗚呼遺稿俱存琴書在目惜乎所著周易詳說未及傳世撫膺而哭潸然一奠九泉有知其尙聆吾之言而鑒吾之哭

舊志

祭西川尤先生文

明孟化鯉

於乎先生已矣泰山頽梁木壞矣化鯉小子失所瞻依矣化鯉受先生教育恩非筆楮可旣乃以筮仕羈在京國不克奉遺教視含殮聞日月有期將安厝嵩邱瀍穀間佳城矣又不克從二三子後築場塚上一寫此心之哀終天抱恨復何言

復何言追憶嘉靖甲子化鯉候試洛城時未知向學先生與
二三子坐講化鯉漫游堦下花竹間先生憫之曰噫恁好資
性顧不知事學耶化鯉竊聞之脉脉心動茲教育之始也越
明年乙丑夏因夜卧不得寐輾轉床席偶念及此學以謂人
生决無隨俗混過可以爲人之理亦無有罔所師承此念可
久而弗渝者賴表兄李伯生氏先容晉謁先生北面受學焉
十六年於此矣十六年間雖未嘗時時侍函丈然侍之矣或
二三日或五六日或十餘日聆真切之教發蒙撒鄙未易縷
數也化鯉每告歸拜別先生必囑之曰子歸而有疑難處感
契處不妨筆出相證化鯉因條書請批駁求是正今昭昭簡
册手澤尙新未易縷數也先生未嘗漫爲應酬文字會意直
書率關道要卽不得已應酬亦非闡揚此學每以示化鯉受
讀卒業必手錄焉藏有多矣未易縷數也蓋先生之學化
鯉雖未窺其涯涘然沉渾純粹理道洞徹大要以孔門求仁
爲宗而私淑於近世王文成致良知之訓所著擬學小記真
足以接姚江沂濂洛探洙泗而開斯人之蒙瞶是以居邑濟
濟景從心悅誠服延及衛北冀南亦有負笈來學者詎直化
鯉親炙之已哉始化鯉謁先生先生語之曰學問無他在母
自欺他日曰陽明先生說致良知最盡頃年有慨於世之學
者動輒談及元虛要眇之鄉以爲入微而考其躬行則不逮

故惓惓勉以職分見在處用工而曰孔門不輕言性命但說職分攷諸論語可知也蓋為道懇切成已成物因時立方揀藥我人心獨苦矣化鯉荷教育深矣至矣先生之恩殆罔極之恩而化鯉不得為慎終之報抑將何以為情耶昨家君遣僕來京化鯉尚問先生安否忽得訃音末知所措已為位哭奠載遣家僮孟在賚誄語代叩靈几遙遙千里祭猶未祭於私衷實不盡千百之一也先生其鑒化鯉之誠哉

孟雲浦集

春秋祭孟雲浦先生文

明 呂維祺

於戲世衰道微功利競起道學不明人心幾死狂瀾既倒誰為之砥先生毅然師尤夫子振衣千仞中立不倚自作秀才

以及出仕司權何染秉銓奚詭其骨若山而心如水撻鱗補牘策蹇歸里研硃點易閉門讀史萃厥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悅遯世不悔洙泗邈源伊洛濟美由孔子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綫幸賴有此淑我後人挾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七如田斯耕授之耒耜遺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其敢窳時維仲春秋愈嚴顧誕敬束鬱金載陳甘藷其意綦誠而物則菲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流

嵩高孤峙明德先生文集

瘞枯骨祭文

明 呂維祺

有明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既望呂子遊於城西郁山之坪樵

花夾岍柳色弄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芝山之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紆迴傾欹幾長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巖巖然也或曰是古塚髑髏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未之間大荒餓殍寄於淺土而以城工剝者或曰是道死無歸鳥雀螻螿食其肉血而餘焉者呂子愀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畚鍤担筐市蓐而瘞之慕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為文弔之曰於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男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果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於乎其誰主者耶君子以萬物為一體愴爾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道也其近郭也且豈無聞且見者哉而豈其樂之也嗚呼痛哉豈前之因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魄睠爾暴露永斯安宅吁嗟呼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諗此心而廣之俾無在澤也哉

同上

祭倉頡氏文

國朝 張 漢

天亶聰明為黃帝史觀鳥獸跡始制文字瀝水效靈神龜叶異而粟泣鬼靈感天地萬世文章於焉克嗣

祭夏直臣文

張 漢

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危言敢諫炮烙就刑商湯表墓直道昭明三代首忠百世儀型聞風興起代有直臣

祭三程夫子文

張漢

自生民以來天生大聖人有數生大賢亦有數生大聖人於一家父子兄弟尤有數生大賢於一家父子弟兄亦有數大聖人在一家有周文王武王周公尙已生大賢在一家河南三程夫子亦曠世一遇嗚呼何其盛也於惟三夫子上接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千百載欲絕之傳下啟朱子而道明於世其學醇德粹功在六經洵百世之師也漢來守是邦躬親謁墓碑石蕩然於是退而感愧議立三石用志不忘漢則尤不揣妄陋手書欸識且繫姓名於石側繚垣修廡次第舉行瞻拜之餘纍纍三墳伯溫夫子峙其北二子秩然平列左右儼

然想見生前過庭趨奉執經受教之時刑牲告奠不禁蹶然

興起也以上舊志



